

清明祭祖

陈佰利

故乡的清明没有远游，只有祭祖。

只是，清明祭祖对于儿时的自己似乎并不是那么的庄严，除了烧纸磕头以及父亲的训导，对于那时的懵懂少年，更多的则是欢乐。似乎这时节的纷纷细雨不再忧伤，和同辈的哥哥姐姐一起在田地奔跑，比赛谁跑得快，跑得越快，踏过远看连天近却无的碎嫩草色，抛却身后的云与风，一切的一切都不重要，只有欢笑。一起辨认那些“纸币”的金额，轮流对着祖先磕头、撒土，对祖先的祭拜，在儿时竟变成了一场游戏。

只是当烂漫的少年步步走向青年，清明祭祖竟成了我心中缠绵不断的乡愁，故乡变成了远方，就像歌里写的：“望不到的是远方，回不去的是故乡。”

故乡的清明祭祖有一套系统的流程。以前，每一年的清明节，家家户户都会准备纸扎、黄纸、冥币以及祭汤。祭祖的前一天，我们要在河边朝着祖坟的方向烧纸、磕头、洒汤，这叫请神。祭祖当天要先在供奉灵位的神龛前磕头，出门时要在大门上扎黄纸，然后排队慢行到祖坟。平时寂寥的小路在清明节变得人来人往，路上行人有说有笑，原来断魂的只有杜牧。

烧纸、上香、磕头、撒土，一系列的仪式结束之后，人们会坐在坟前与逝去的先人“聊天”，大家诉说着近来的悲欢离合，讲述着各自的爱恨纠葛，仿佛那些没入黄土的亲人从未离去。

借用冯友兰先生的话，祭祀是一种饱含诗情的活动，是对离去的先人无尽的思念。后来，我渐渐体悟到清明祭祖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现。

去年夏天在老家办事，拜访了许多本族的家人。父亲依旧会纠正我对本族同龄人的称呼，这个应该称哥，另一个却应该叫叔，我知道，这是辈分不同。这幕场景让我想起了记忆中第一次清明祭祖，五服之内的族人会一起上坟祭祖，那时父亲也会如此教导我，但我那时愚拙，理解不了。

后来读书渐繁，慢慢明白了，祭祀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，是一种对家族认同的重要方式，共同的祖先维系的不只是血缘，还有情谊，以及背后丰富的文化。所以，在农村，每有红白喜事或者重大节日，离家再远的人也会归来，大家坐在一起，谈天说地。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的文化吧，充满了温情和善意。

再后来读书，读到孟子：“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。”我把它写在了笔记本上。无论我漂泊多远，我都知道家里有一份牵挂和祝福，他们予我安心和幸福。这幸福，同样源于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国家。

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，在于那些为国家兴亡、民族自强献出生命的无数英烈，他们“有一颗火热仁爱的心，关心大众疾苦”，他们给予我们的是一种更加博大的爱，他们泽被后人的恩德，犹如养育我们的亲人。

清明时节，不忘祭奠英烈；铭记历史，不忘先烈事迹。传承红色基因，坚定理想信念，沿着革命先辈足迹继续前行。唯有以史为镜，以英烈为灯，国才能强大，家才能安康。

(作者单位:物贸公司)

阅读之美

谢群

早上上班前，打开手机，收到妻子发来几条语音，是女儿学习韵律的几段内容。只有三岁的女儿，可能不能完全理解其内容，也只能凭着“象形法”认识少许的文字。但吐字还是比较清晰。女儿的这段韵律朗读，文字本身的情感和韵律节奏所产生的音乐美，让我更加感受到了朗读的乐趣。

现如今，每个小孩都爱听故事，女儿也不例外。每每听完故事，女儿都会给妻子讲一遍，然后让她的兔子(毛绒玩具)再讲一遍，实际上也是她在讲，只是语调不一样。

我惊叹于女儿的记忆力。作为新时代的父母，我需要与女儿一起读书，持续学习。

同样是4月23日，《朗读者》发布了第二季宣传片，不同场景，朴素的画面共同论证着一个观点，读书是不需要理由的。

记忆中接触最早的课外书，是童年时视为珍宝的小人书，现在已经演变为绘本。那时候，一套小人书，同学们总是一起争相抢读。较粗糙的纸张，在多次翻阅中，反而变得更加光滑了，但只剩下了黑白配图，文字说明已经浅显不一，大家却看得津津有味。

每次开学领完教材后，母亲都会用较硬的旧报纸，把每本书皮都包裹一遍，如同地制作布鞋的千层底一样小心翼翼地精心装扮。一方面是保护书，另一方面是重复利用。如果下一年级教材内容没有新修订，我的书用完后，可能会借给亲戚或邻居小孩，他们不用再买书。当然我也会去借高一年级的书。

初中时，学校没有图书馆。上课时，语文老师将唯一的作文辅导书交给我们，轮流朗读书中的范文，不仅提升了写作水平，也让我们的黑板报办得有声有色。

第一次在高中中的图书馆借了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，在期末考试备考间隙看完了全书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在那时那样紧张的特殊时段，还看小说，有点抓不住重点。当时的心境好像并没有考虑那么多，只觉得读那本书时，浑身上下涌动着一种火，将压力像酒精一样蒸发，走路时的步履都更加轻松了。

虽然看了四大名著的部分电视剧，上大学时，还是重启了四大名著的阅读。神话的西游，温婉的红楼，豪气的三国，侠义的水浒。在经典著作面前，我时常感到自我能力的微小，也促使着我持续地阅读。

在一次业务培训时，一位老师推荐了一本书《我的事业是父亲》。在下课后，我急速地奔向书店，买了这本“题外”书。现在翻阅时，看到里面的标注，亲切感仍在。

“云对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，来鸿对去燕，宿鸟对鸣虫，两岸晓烟杨柳绿，一园春雨杏花红……”再一次打开妻子发来的语音，听着女儿稚嫩但有力的朗读声，我仿佛看到了她沉浸在这段文字韵律中的样子。

读书的路，不在今日。

(作者单位:中铁一局机关)

乡情

杨杰

早上六点半的火车，一杯没来得及喝的豆浆，渐渐远去的站台，离乡带走的也只有爸妈的嘱咐。人的一生注定要在许多站台驻足停留，第一站，便是故乡，当出生的婴儿睁开双眼，看到的世界，便是生之育之的故乡。故乡生，故乡长，故乡的气息，如纹身的花纹，一辈子附在身上。

我的故乡在关中盆地和渭北黄土台塬西部的凤翔县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，相传秦穆公之女弄玉善于吹笛，引来善于吹箫的华山隐士箫史，知音相遇，终成眷属，后乘凤凰飞翔而去，唐时取此意更名凤翔。宋时，也曾有大文豪苏轼在这造福一方百姓。故乡四季更替分明，虽没有大城市的车水马龙，却有自己的小桥流水人家，虽没有大城市的高楼林立，却有自己的青砖绿瓦……故乡的巷头街尾，故乡的人情世故，故乡的四季冷暖……无论我身在何方，总有些许牵挂。现如今一人漂泊在外，对于故乡的感情，犹如脱口而出的方言，潜藏心底的乡味，无论如何都无法忘却。

故乡的早晨空气格外清新，有股醉人的清香，或许是花草虫木经过一晚沉寂所散发出的味道。早晨五六点的农村，红砖筑成的烟囱已经冒出青烟，老妇一般都是早起的，她们为外出耕作的男人们做好早餐，豆花泡馍是最好不过的，一碗热腾腾的豆浆，一捧切成片的锅盔，两根香酥的麻花一起煮进锅里，男人们围坐在桌前谈笑风生，待捞出锅里的美食，淋上诱人的辣椒油，再撒一把咸菜，一碗美味让人眼前一亮。我独自在外地实习，身在他乡，经常会想起家乡的美食，豆花泡馍便是其中之一。偶尔有假日回家，第一件事便是坐在路边的小摊上，要一碗豆花泡馍，和家乡的老人们寒暄寒暄。热气腾腾的豆花泡馍，家乡味浓重的方言，让人不免心头一酸，回到故乡，回到美丽的凤翔，便有了归宿，心里也踏实了许多。

独自走在他乡的街道上，偶尔听到路边商场的音乐放着李荣浩的《歌谣》，歌词感觉和自己颇有几分相似。从小到大，家里人一直在说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的美，自己总想出去闯一闯，等到慢慢长大，踏上他乡，便又觉得家乡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，家乡里没有大城市的灯红酒绿，见不到许许多多新奇的东西，但是在自己的家乡，走在土路、砖头路上也比柏油路踏实得多。夏天一把蒲扇，一把摇椅，无论多热的天气，内心也会一片宁静。相反，在生活压力巨大的城市中，哪怕空调20度，人们依然躁动不安，总有人在寻找内心的一方净土。也许，正是生我养我的故乡，才能找到那一份恬静。

乡愁是一张车票，是在外游子心灵通往净地的一张票。人们总是在外奔波，早出晚归，每天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下班，走在漫无止境的路上，偶尔听到商场的音乐放着家乡的歌谣，驻足倾听，心里也会有一些慰藉，就像歌词写道“家乡那儿的歌谣，对我来讲是一种依靠”，听完歌谣，心中满怀追忆又继续开始了漫漫人生路。

踏上六点半的火车，踏上离乡路，爸妈的嘱咐也已经烂熟于心，那杯豆浆，仍是一口没喝……

(作者单位:新运公司)

四月槐花

张文峰

桃红柳绿 姹紫嫣红的春光里
没有你的踪迹
人们把满腔渴望
轻轻释放在春风满面的三月

日子就这样流转
花开花落的季节
充满无数惊艳诱惑
而飘香的季节
让醉倒的蜜蜂东跑西颠

四月槐花
就这样悄无声息
在多数花儿谢幕后
不用雕琢粉饰
一身素颜独自登场
开始让迟暮的春天溢满芬芳

四月槐花
就这样蓄势待发
在我回忆和念及
槐花充饥的童年时
摆出高昂姿态
让人间四月拥有新的明媚和韵味
(作者单位:离退休工作部)



春

罗正义 摄

难忘初心

张兆东

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，恰逢《铁路建设报》创刊70周年。有朋友建议我，把徒步走西延背后的故事写一下。我想来想去想不出精彩的故事，索性就啰嗦一下那时的吃、住、行吧。

那是三十年前的事儿了。听说西延线铺轨就要到延安，我的心情特别激动。这是延安人民的大喜事，也是一局职工的一件大事。于是，我做了些功课，了解了西延线的基本情况。

得知西延线是我局唯一一条自己修建、自己养护、自己运营的具有政治意义、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的铁路时，我便设想把一局职工这些年来的“坚守”和奉献精神反映一下，写个系列报道。

西(安)延(安)铁路全长330多公里，是国家和陕西省共同投资兴建的一条通往老区的幸福路。1973年1月，一局集结了三万四千名筑路大军，用一年零十一个月的时间修建了一百零五公

里铁路，并交付局新运处临管运营，此为西延线首段；此后，西延工程几上几下，坡底至道镇段铺轨后未达到运营条件，只留下少数人养护，此为第二段；第三段便是刚刚复工的，铺轨架桥正干得如火如荼的道(镇)延(安)段。

本来没打算“徒步”采访，当时的西延线，新丰镇到底有火车，但一天只有一趟慢车且不正点，搭也只能搭三分之一的路程。乘汽车也不方便，西延线很多路段都远离公路，哪段该坐车、哪段该走路，都很难说。所以，“鱼”和“熊掌”不可兼得，“徒步”成了不二选择。

1991年11月14日中午，时任《铁路建设报》社总编辑钱之强送我到新丰镇站场北上西延线的岔路口，开启了徒步采访西延线的征程。

蓦然回首，满眼期待情更浓。兴奋而忐忑，是当时无法形容的心情。但我从未打退堂鼓，尽管一路上困难重重。我坚信，心比山高，脚比路长。坡底至道镇段157公里，有铁路、无火车。溯洛河北上，跨172座桥，穿87孔隧道。桥隧相连，宛若迷宫；十里难见一个人，百里不见一座村。但一个月后，我徒步到达了延安。那时的心情，

正如贺敬之的诗句：“千声万声欢呼您，母亲延安就在这里。”

那天是12月22日，冬至，我的生日。食堂里师傅们都在忙着包饺子，窗外飘着晶莹的雪花。时任局党委副书记李时宾和钱总编辑在局延安指挥部迎接了我，他们是参加12月26日铺轨到延安庆典的。记得李书记说：“我还担心你被狼吃了呢。”我们热烈地握着手。

开始的时候，行囊比较重。路基上行走不习惯，脚上磨起了泡。后来在条件比较好的钟家村、孙镇等地休整了几天，就好多了。最难的是邮寄稿件，有火车的地方可以贴好邮票找人捎出去；没火车的地方就麻烦了，要多走几里路到镇子上去寄。采访路外人如黄陵县副县长的时候，来回多走了几十里山路。不过，我还抽空去看望了轩辕始祖，估计他老人家那时候去哪儿也都是靠步行。

吃、住方面困难不大，沿线职工都很热情。蔡河工区的一位巡道工说：“我们都快变成野人了，怎么会在这里遇到局里的人？”好在上级打过招呼，我得到了信任和款待。但有时候找到了工棚，却空无一人。不是到前方养护，就是翻山越岭去赶集，买粮、买菜和其它日用品。好在他们“日不闭户”，我也不把自己当

外人儿。躲进工棚里暖暖和和，喝点水。一边写稿子，一边等他们回来。

晚上，我们挤在一起，聊聊那些“献完青春献子孙”的事儿，一直聊到肚子叽里咕噜直叫。于是，下碗挂面，放上点葱花。少有一根大葱，要省着点吃。当然，也有奢侈的时候，在延安下过馆子。三块钱的青椒炒肉片，一块八毛钱的韭菜炒鸡蛋，八毛钱一份洋芋叉叉。那叫一个美，现在肯定不是这个价啦。

回首往事，感慨万千。在《铁路建设报》“西延纪行”栏目里，我发表了17篇关于西延线职工生活、工作的报道，共一万三千多字。获得了铁道部铁路好新闻连续报道一等奖，被收集到铁道部政治部编辑的《一九九一年度铁路报纸好新闻选编》。这是《铁路建设报》的骄傲，也是我一生的荣光。此后，我获得了局年度“先进工作者”光荣称号，并连续两年获得中国中铁“优秀新闻工作者”称号。

我衷心地感谢西延线职工的关怀和信任，感谢《铁路建设报》的教育和培养，感谢报社领导和同事们的大力支持——不管走多远，总会记得来时路……

(作者系原《铁路建设报》记者)

铁路建设报

创刊70周年征文